



SI — CHUAN
REN MIN
CHU BAN SHE

第三产业与生产劳动

责任编辑：唐正宇

封面设计：许大成

技术设计：凌志云

第三产业与生产劳动

王晓鲁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05千

1986年6月第一版 1986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00册

书号：17118·144

定价：1.10元

“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①

——恩格斯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2页。

目 录

一、生产劳动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任务 ·····	(1)
二、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理论的演变 ·····	(9)
2.1 重商学派和重农学派·····	(10)
2.2 斯密的进步和局限·····	(16)
2.3 斯密的错误在哪里? ·····	(21)
2.4 马克思的历史贡献是什么? ·····	(30)
2.5 马克思有第二定义吗? ·····	(35)
三、生产劳动一般及其社会形式 ·····	(43)
3.1 人类财富与生产劳动一般·····	(44)
3.2 生产劳动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式·····	(50)
3.3 资本主义生产劳动·····	(57)
四、非物质生产在当代 ·····	(63)
4.1 服务劳动的扩大和三次产业划分·····	(63)
4.2 服务劳动的生产性问题·····	(72)
4.3 物质生产同资本主义生产重合了 吗? ·····	(80)

4.4 非物质生产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	(89)
五、非物质生产与价值形成	(98)
5.1 价值和劳动的物化.....	(98)
5.2 服务劳动形成价值的历史条件 ...	(105)
5.3 几点理论探讨	(114)
5.4 第三产业与国民收入	(122)
六、关于商业劳动是否形成价值的讨论 ...	(129)
6.1 流通中不发生价值变动—— 一个最初的抽象	(129)
6.2 两种商业劳动,一种纯粹职能? ...	(134)
6.3 商业资本的另一职能	(141)
6.4 两种职能可以分离吗?	(145)
6.5 价值形成的社会标准问题	(151)
6.6 商业劳动的社会化	(156)
七、生产劳动的社会结构	(161)
7.1 消费需要的结构和生产劳动的 结构	(162)
7.2 生产需要和精神生产.....	(173)
7.3 社会生产分工和生产劳动职能 结构	(186)
7.4 生产职能和必要职能	(194)
结束语: 谈谈范畴的演变	(203)

一、生产劳动理论和政治 经济学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创立到今天，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间一直是存在着争议的，有的则是近年来才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争论。例如，价值形成同价值实现的关系问题；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问题；地租问题；经济危机问题；等等。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也是其中的一个，而且以其命题的古老和近些年来所受到的关注程度、争论的激烈程度，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兴趣。

事实上，这些有争论的问题之间，往往是存在很密切的联系的，并常常涉及到对整个理论体系的基本态度。比如说，生产劳动问题讨论的是什么样的

劳动才创造财富，这就不仅关系到如何看待价值这种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而且还涉及到财富本身的含义、它同人类生存发展的一般关系、它的各种历史形式以及在人类历史上各种社会生产的目的性等这样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说到底，政治经济学无非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科学，因此，生产劳动问题的讨论，就必然成为一种对政治经济学基本出发点的讨论和再认识了。但是我们在本书中并不打算进行一场纯粹思辨的抽象探讨。因为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是在新的历史背景、新的时代要求下出现的。经验告诉我们，对旧的理论命题的重新探讨，往往是这种时代要求所造成的。只要历史在发展，对于原来一些已经解决了的理论问题，由于前提和条件的变化，总会引起新的理解、新的认识和争论。

在人类社会中，历来就存在着生产人口和非生产人口的划分。特别自近代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生产方式兴起以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入口构成了社会的主体和人口的主要成份。但是随着当代社会生产分工的高度发展、经济生活的丰富和消费的增长，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的界限日益模糊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口转而从从事不直接生产物质产品、

但又和物质生产密切相关的劳动；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在提供不表现为物质产品的生产服务和生活消费服务。今天在那些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即西方学者所说的“后工业社会”），这个趋势更为突出。服务劳动者已普遍占到总就业人数的半数以上，物质生产者在比重上反而成了居次要地位的劳动人口。

如何看待这些新兴的服务劳动？这些劳动者是在创造还是在耗费社会财富？这种现象意味着进步还是倒退？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间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在我国经济学界，关于这个问题大致形成了所谓“宽”、“窄”、“中间”三派意见，各自以马克思的某些论述为依据，提出生产劳动范畴应当包括、部分包括或完全不包括上述服务劳动的观点。由此，他们对生产劳动的含义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在西方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派中，自古典经济学以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基本上被抛弃了。西方学者倾向于认为，由于各种劳动职能都各自满足一定的需要，各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因而区分它们的生产性或非生产性是没有意义的。在当代，虽然有一些激进的西方经济学者回到了这一对

范畴上来，但在理论上却有许多地方还不能自圆其说。例如，他们一些人意识到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趋于模糊的现象，但却不能解释这种现象，不能使他们所依据的理论同现实发生密切的联系。

那么，在今天，这对范畴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意义？它们为什么会受到如此不同的对待和导致如此不同的理解？这还要从经济学的任务谈起。

从古典的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探究财富的本质及其产生的源泉，从而研究如何使国家民族致富的学问。因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就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它的本意在于解答，是哪些劳动创造了社会财富，从而如何通过扩大这些生产财富的劳动，限制那些不生产财富的劳动来使社会富裕。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并不象今天某些讨论那样抽象和使人感到玄妙莫解。

但是，从致富的角度来看，“生产的”同“必要的”这两个概念常常是不能明确区分的。因为凡生产性的职能都是必要的，而凡对社会必要的职能，也往往有利于财富的生产。但是，从存在即合理的观点看，任何一种社会职能都有其存在的必要

性。这就使这种生产和非生产的划分发生了困难。这个困难,还由于如下两个原因而突出了。一是经济学中的庸俗学派,竭力为社会的有闲阶级辩护,把他们描绘为生产性人口;二是社会分工的日益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从客观上模糊了二者的界限。这就是使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这一对范畴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始终坚持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首先在于它的批判的本质。这门学科虽然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并以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的先驱,却并不是以致富为研究的目的。它以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解剖的对象,把眼光从生产领域扩展到分配、交换等领域,考察其中的一系列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这种考察,带有对这种经济制度的合理性的深刻质疑和批判,因而绝不可能承认现存的一切社会职能都是必要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同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实际上具有着不同的意义。它为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考察社会结构的不合理性和历史暂时性、探讨社会发展趋势的理论前提。因为这个区分,实际上指出了社会财富由什么人生产出来,又被什么人所占有的事实,指出了不同的社会

阶层在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中所处的地位。

本世纪以来,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经济建设已成为首要的任务,尽快发展经济、增进社会财富的问题重新成为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着任务的转换。它不仅仅应该作为批判的科学,同时还必须成为致富的科学。作为致富的科学,它不能仅仅满足于说明社会财富是由哪些人创造出来的,同时还必须对社会财富的一般内容和不同社会形式、对各种社会职能在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等等问题作出更精确的回答。例如,它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在商业、服务业活动已不再是投机欺诈、奢侈浪费,而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必要职能的情况下,国民收入中是否包含商业和服务劳动所创造的份额?这就牵涉到价值形成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这样,仅仅从某种历史形成的标准(例如,是否生产了物质产品)出发去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就不够了,而必须考察各种职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包括劳务对于物质生产的作用以及非物质使用价值在社会总财富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考察生产性和必要性的关系。仅仅就单独某一种劳动进行孤立的考察也不够了,

必须从**总体**上考察各种社会职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职能结构问题。更进一步，仅仅对某一特定社会形式的财富形成问题进行考察也不够了，必须从历史的高度考察这些财富形式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从而考察特定社会财富同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财富之间的关系。尤其在任务的转变和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变化同时出现的情况下，理论经济学必须立足于现实，适应变化了的情况，揭示经济发展的新特点，研究经济增长的合理途径。

今天，我们看到有不少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采用的是从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寻找现成定义的方法。事实上由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截然对立的。他们很少注意到，马克思是从什么角度出发的以及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角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也很少考虑到在今天研究生产劳动问题有什么不同的目的和有什么现实意义，需要采取什么不同的方法，以及今天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哪些变化。事实上，离开历史的进程而采取简单地定义的方法，正是马克思所反对的（我们在本书的结束语中，还准备专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这种方法显然是不行的。

另一方面，任务的转变和客观条件的变化并不

意味着简单地抛弃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西方经济学只是由于没有能够超出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以历史的眼光研究社会分工结构的合理性问题，才会得出一切现有的社会职能都是必要的、从而都是生产的这种平庸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质和从本质入手、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内部结构入手研究问题的方法并没有失去意义。相反，只有使用这种方法，才能不局限于对经济运动的表面现象进行归纳描述，而是对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律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在这种研究中，一定的价值判断^①即对各种劳动职能在社会财富增长中的作用和合理性的判断，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着指导性的意义。

本书的目的，不在于给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下一个定义，更无法作到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这里只是试图对生产劳动的理论与历史发展作一个粗略的考察，对现实经济运动向生产劳动理论提出的挑战作一个尝试性的解答。并希望由此引出一种思路，即不是用停滞的眼光，而是用历史的、运动的眼光来看待经济学范畴的发展，把理论建立在同现实运动的密切联系之上。

^①这里指的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作者。

二、资本主义生产劳动 理论的演变

关于生产劳动的理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建立起来的，因此它一开始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这种特殊的生产劳动社会形式的理论。为了对这个理论的发展脉络有个了解，特别是为了知道理论发展同它的时代背景的关系，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理论的演变。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历了几百年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人们对这种社会生产方式的认知，又总是受着自身眼界和社会条件的局限，时时落在现实发展的后面。只有社会本身的进步，不断打破着这些局限，才能把人们的认识推向新的境界。纵观各个时期较有见识的经济学家们关于生产劳动的理论，

就会清楚地看到，它们构成了一个由表及里，由个别到一般的发展序列。这个序列除了反映出人们认识的进程，还清晰地勾画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发展过程。

2.1 重商学派和重农学派

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作了最早探索的，是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重商主义者。他们研究的出发点是：如何使他们国家的财富增加。在重商主义的故乡英国，当时对外贸易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这使早期的重商主义者直接把财富看成货币，把贸易看成产生财富的源泉。为了使他们的国家变富，他们主张大力发展出口贸易，限制外货进口。较晚的重商主义者继承了他们先驱的主要观点，但是他们已经意识到，货币不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而且，这种财富的产生是来自主体的活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他们不再认为外贸是财富的唯一来源，但仍然看作是主要来源；也不再绝对排斥外货进口，但坚持进口要少于出口。十七世纪英国重商主

义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孟认为，适当的进口是必要的，而且“在一个国家之内，货币数量如果过多的话，就要使本国的商品更为昂贵。”^①话虽如此说，但是对于闪闪发光的货币财富，他们还是有更多的偏爱：“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而且要保证，使在对外贸易中得到的财富“大部以现金的形态带回祖国。”^②由于对货币财富的这种偏爱，使他们事实上把生产财富的活动仅仅看作局限于对外贸易活动和生产出口产品的活动。他们眼中的生产劳动，仅仅是能赚取黄金货币的工业和商业劳动。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这种对财富的认识是难以理解的，但是考察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却会发现这种认识在当时的确有相当的道理。因为在商品经济初期发展之际，必然会产生一种对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大量需求。这种黄金渴望的背后，正是商品生产的发展。下面是苏联历史学者波梁斯基的一段论述：

^{①②}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4、16页。

“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启蒙经济学家魁奈和亚当·斯密·曾多次嘲笑这些拓荒者(conquistador)和重商主义者对黄金的嗜癖，认为这是一种谬误，但他们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十六世纪渴望黄金的冒险家和重商主义者完全正确地理解了时代的经济要求，因为欧洲在那个时期确实缺少进一步发展其经济所需要的黄金。……此外，欧洲经济的不断商品化也日益迫切地需要作为流通手段的黄金，因为商品流通量已不能容纳在旧的货币流通额之中。……由此看来，轰动一时的‘黄金渴望’乃是受历史条件所制约的资本偶像化，——资本在十五至十六世纪的经济条件下就已开始自己的胜利进军。”①

马克思曾经指出，由于英国本国没有金银矿，他们只能把这种对货币的需求寄托于对外贸易。到了十八世纪，由于美洲金矿的大量开采，使欧洲的商品价格大大上涨了。这就使得英国的出口贸易更为有利可图，曾经使重商主义抬头的那种形势再度出现。“这个事实和贵金属的流入有关，这

①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三联书店1963年版，396——397页。